

说说滁州民歌

□周惟熙/文

(一)从《探清水河》说滁州的民歌

前几天在网上听到一段歌曲，是一百年前《探清水河》的录音，没有图像，只有歌声。

那个曲调很熟悉，是流传很广的民间小调。记得一九四九年前后，老百姓大半是文盲，许多妇女连名字都没有。政府让各街道办识字班扫文盲，各家居民晚上去识字。上课前教员也读报纸，也教唱歌。金刚巷的识字班就设在靠近鲜鱼巷的那一段，面朝西的一家。现在那里早已盖了房子了。我曾经几次路过那里，看见满满一屋子人坐在那里，小板凳也是自己带的。妇女居多，听到他们在唱歌。在休闲广场上也会看到大家围坐着，听一两个人在唱，而那时是大家一起唱。

那曲调，就是昨天我听到的《探清水河》曲调。是解放军从北方带到滁州的呢，还是滁州原来就有的呢？我就知道了。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时想通过老百姓熟悉的民间小调来做宣传工作，启发群众觉悟，让大家了解国家大事，把分散的民心给凝聚起来。这是很不错的办法，老百姓容易接受。

听过几遍，记得几句歌词，大约是：

一更静里呀，
月亮照花台。张大嫂在家里，拿布做新鞋呀。听

她说，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淮南呀。不久就要渡长江……

就在那首《探清水河》歌曲之后，网上播放了德云社的一段视频，是三个人合唱的《探清水河》。那曲调有些变化，基本旋律没变，爽朗、流畅，比一百年前的原调唱得要高亢些。

那歌词也有改动，没有过去说相声为了拉场子而说多余的话，但依然是一首长篇叙事的歌。基本情节没变，说的是一位叫大莲的女孩子，十六岁了，同大哥哥哥好上了，夜晚约会，被她父母知道后又打又骂，大莲跳进了清水河。六哥哥知道后，顺着河边寻找，最后也投河殉情了。这是一场悲剧。在旧社会，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探清水河》歌唱了这件事，是对封建礼教的控诉，是一首追求自由恋爱的歌。在民歌里，这样的歌曲很多。

看王禹偁的《小畜集》，在卷五有一首诗《唱山歌》，记叙滁州的风俗：

滁民带楚俗，下里同巴音。岁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接臂转若环，聚首丛如林。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夸淫。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夜阑尚未阙，其乐何惜情。用此散楚兵，子房谋计深。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

这是宋代初年的事。当春天来临之际，能歌善舞的滁州人聚在一起，又唱又跳。那曲调“带楚俗”“下里同巴音”，是楚地的音乐。战国时，滁州地处吴楚交界，曾经属于楚国。

记得20世纪80年代，省里有人来滁州了解当地的民歌，在市文化馆召开了座谈会。当时文化馆的同志说，滁州地处江淮之间，又饱经战乱，人口流动大，当地的民歌很少了。宋代以后，在滁州大地上发生的大战较多。宋金上百年的战争，地处江淮之间的滁州是双方交战的前线；元末，滁州是朱元璋的“开天首郡”，战争也多；清末，滁州是太平天国江北的屏障，发生过乌衣大战；李兆焘盘踞滁州实行“清野”，几年内滁州蒿莱成林。受此影响，滁州人逃亡外地的多，从外地迁徙而来的也多。

因此，滁州民歌大量失传，就在所难免了。但民歌是有生命力的，它会顽强地传承下来，因为它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当中。夏朝，就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民歌。周朝，天子会派人“采风”，就是搜集民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面的“风”，就是采集来的各地民歌。汉代朝廷设立“乐府”机构，采集民歌。那些搜集来的民歌，就叫作乐府诗。以后历代都有民歌的搜集。《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都是从民间采集而来、流传千古广为传颂的优秀民歌。

1958年，全国涌现出大量的民歌，《诗刊》也登载了许多。第二年，郭沫若选编了各地的民歌，出版了《红旗歌谣》。记得有一首安徽民歌：“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非常有气魄，反映了兴修水利、改造自然的豪情。

1959年暑假，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布置学生利用假期回家乡采风，当时有滁州籍的学生到乌衣法华公社，搜集到一些民歌，还记了谱，像小猫调、癞蛤调等。都是男女对唱形式的。

如今，滁州古老的民歌还有多少呢？城里大约很少了，应该到农村去，寻找老人，也许会有收获。



7月14日中国农民歌会“大家唱·唱滁州”周周演首场演出的民歌节目《全椒山歌唱起来》。

凤阳民歌(资料图)

(二)滁州的三首民歌

我的一位同学发来三首滁州的民歌。他说，他在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时，老师布置了假期回家乡采风的作业。那是1959年，他到了乌衣(那时乌衣还通火车)，在法华公社搜集了一些民歌，都是男女对唱的形式，还记了谱。现在原稿找不到了，但是他还记得怎么唱，就记录下来发给我了。我对个别象声字作了略加修改，再添加标点，记在下面。

小猫调

太阳落山往下黄哎。
黄哟哟哟，
细哟哟哟，
细哟哟哟。
花狸猫儿哟，
咪——猫！
哎呀一声叫呀，
哎呀一声叫呀。
哎呀呀，
小妹子呀郎又来呀！

癞蛤调

顶着蓝天戴着星哎，
“八个小伙子儿，
你赶不上我姑娘。”
“小二姐，
你赶不上我小郎。”
“赶上姑娘！”
“赶上小郎！”

站啊，
站啊，
两不让哎，
我的咣当。

杂不龙咚要调

“喉呃子哑唱不出来歌哎，
他俩又说好熬哎。”
“怎么样的好是唉？”
“一心又想热茶喝哎。”
杂不龙咚要，
杂不龙咚要，
龙是龙咚要哎，
龙是龙咚要哎，
我的咣当。

这三首民歌原汁原味，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第一首《小猫调》，歌唱的是男女恋情。太阳落山了，小伙子又高高兴兴地去会见他的女友了。看见一只小猫，听到猫叫声，他也很激动。这只小猫大概是女孩子喂的吧？连小猫也认出他了。一个“又”字，唱出他不止一次来了，唱出了他内心的兴奋、欢快，唱出了生活的美好、幸福。

第二首《癞蛤调》，癞蛤，就是癞蛤蟆。民歌都是写眼前常见的事物。但这里不是描写癞蛤蟆，而是用这个调子歌唱劳动生活。很明显，那不是一家一户的农田劳动，而是集体干活。天还没亮，

一群男女青年就忙起来了。看样子是在挑担，急匆匆的，互不相让，你追我赶。好一派热烈的劳动景象。是挑塘泥，还是送公粮？没有说。但那个既紧张又愉快的劳动气氛，强烈地感染了我们。这种集体劳动的欢快，是一个人干活体会不到的。

第三首《杂不龙咚要调》，衬字很多。衬字，就是有音无义的字，像杂不龙咚要。衬字多，是民歌的特色。歌曲表达的意思就是前面的四句话，两个人好上了。什么样的好？歌词巧妙地说，“一心想喝热茶”。那时，喝热茶需要现烧水，借指服侍他，为他操劳，也就是想成为一家人。没有低俗的词语，委婉而又明白地求婚。它没有献花那么浪漫，却含蓄多情。滁州人是文明的，也是热情的。歌曲表达的方式很奇特，不写当事人怎么说，而是旁观者在说。后面的几句“杂不龙咚要”衬字，是对当事人的祝贺，还是情绪的渲染？它造成一种热闹喜庆的氛围，好像有人在敲锣打鼓庆祝一般。

这三首民歌的选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取一个点、一个场面。第一首只写黄昏后见姑娘，还没看见姑娘，先看见了姑娘的小猫。见猫如见人，满心欢喜。第二首描写劳动竞赛的场面，男女互不相让，争先恐后，这是滁州

人的英雄气概。第三首更简单，只是写“他俩又说好”“想热茶喝”。前两首直白，第三首委婉。

我不知道南谯区文化馆搜集的南谯民歌里，有没有这三首民歌，且记录在此，供采风者参考。

南谯区的民歌很丰富。2022年5月，南谯民歌被确定为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1957年，南谯民歌歌手胡文亮、李传江被安徽省选拔进军参加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汇演，民歌唱到了怀仁堂。如今，大柳有民间艺术团，经常培训演出、进军营、进学校。在中国农民歌会上，南谯民歌和凤阳、天长等地的民歌一起登上了舞台。民歌，在广大农村活跃。

滁州城区也应该有民歌的。记得小时候，几个孩子并排坐，把脚伸出来，一个孩子顺序踢那些脚，一边踢一边唱：“踢金脚，拔山药。山药满，桃花管，金脚，银脚，小哥哥，缩一缩。”唱到最后一个字，坐着的孩子要立刻把双脚缩回去，谁要是缩得最慢，谁就起来继续踢。

现在的滁州外来人口大增，冲淡了原有的乡土气息，但所幸，那个乡风乡情依然还在。我相信滁州民歌仍然在它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庐山真面目，这需要我们去发掘，不让她失传。

书苑滁风

吴腾凰先生再出 蒋光慈研究新著



《蒋光慈宋若瑜情书全集》
吴腾凰/编注

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蒋光慈(1901—1931)，安徽省霍邱县白塔堰(今属金寨)人，著名诗人、翻译家、左翼作家。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1928年与孟超等人组织太阳社，宣传革命文学。其作品有诗集《新梦》《哀中国》，小说《少年漂泊者》《丽莎的哀怨》《短裤党》《咆哮的土地》《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其中《少年漂泊者》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许多伟人都曾提到，正是读了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创作的革命文学，奠定了后来“红色经典”的创作模式。

中国作协会员、民协会员吴腾凰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花费大量精力和心血，投入大量时间，通过实地调查走访，查阅档案史料，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专门从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蒋光慈的研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吴老孜孜以求，发表了研究蒋光慈的论文十多篇，已出版个人或与他人合著《蒋光慈传》《蒋光慈评传》《蒋光慈与读书》《明月为君侣：蒋光慈的情感历程》《蒋光慈，宋若瑜》等五种，被学界称为蒋光慈研究专家。

应出版部门之约，吴老编注的18万字《蒋光慈宋若瑜情书全集》，新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

宋若瑜(1903—1926)，河南省汝南县人，革命者，蒋光慈的“粉丝”，被誉为“中州女杰”。1917年考入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1920年因组织和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不久她考取了东南大学教育系，因为贫穷，1924年春休学。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信阳

省立二女师任教。1926年因肺结核病逝于庐山特种岭医院。

充满激情的革命文学家蒋光慈与积极投身爱国运动的文艺女生宋若瑜，志同道合，以笔为媒，长达六年未谋面的书信传情，异地恋终修成正果。然而婚后一月便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凄楚结局而告终。蒋光慈为此肝肠寸断，悲哀欲绝。

在友人汪梦邹的建议下，蒋光慈把他与宋若瑜的通信整理出来，一字不漏地交给汪梦邹编辑出版，作为永远不灭的纪念碑，并于宋若瑜一周年祭日1917年11月6日，为《纪念碑》作了序。

《纪念碑》这本通信集上卷收宋若瑜致蒋光慈书信57封，下卷收蒋光慈致宋若瑜书信40封，忠实记录了他们的曲折爱情历程，反映了两人相亲相爱的深厚基础，情切切，意绵绵，感人至深。

《纪念碑》记录了“五四”时代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追逐和欢呼，镌刻了青年追逐爱情的心迹和携手投身时代潮流的脚印。由于感情充沛，诗情四射，为时而著，撼人心魄，所以深受读者喜爱。

《纪念碑》本次出版，经吴老编注，更名为《蒋光慈宋若瑜情书全集》。吴老还在书中提供了蒋光慈遗有子嗣、曾资助青年作者任钧等人学习费用、开封女学领袖未发表的诗作、朱湘不是新月派等许多新史料，对研究“五四”新文学运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便于读者阅读，出版时每篇书信均增加了标题。

《蒋光慈宋若瑜情书全集》一书是“五四”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属于为数不多的遗珠，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倍加珍惜。(贾发芹)

文化动态

应文浩诗集入选首届 “国元证券杯”年度“推优”



《吾心之灯》
应文浩/著

近日，历时逾半年的2022首届“国元证券杯”安徽文艺创作年度推优活动正式揭晓，包括文学、电影、电视、文艺评论等13个文艺类别的45件作品入选。据悉，此次评优文学类仅6件，天长诗人应文浩诗集《吾心之灯》名列其中，滁州市文学艺术类仅此一件入选。

据《中国艺术报》报道，本届推

优活动由安徽各省级文艺家协会、各市文联协办，中国艺术报社理论副刊部、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安徽省文化艺术基金会承办。活动于2022年11月初正式对外发布征稿启事，征集作品以把握思想性、突出主题性、体现原创性、注重艺术性为原则。到今年1月底，共征集到包括文学、美术、书法、摄影等在内的13个文艺类别334件作品，最终评选出13个艺术类别的45件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比较生动地反映了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抒写了江淮儿女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和发展之果，彰显了徽风皖韵和时代特征。

应文浩，天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等，入选数十种选本。著有诗集《雪，弄停了时间》《永远的美丽》《吾心之灯》。曾获《诗选刊》“年度优秀诗人奖”等多个奖项。(秦骏)

